

# 从酷儿理论的角度看《太阳照常升起》的现代性

陈佳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00)

**【摘要】**海明威被各国学者看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他也有一些表现现代性的作品，比如，《太阳照常升起》。从酷儿理论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诠释了海明威作品中的现代性。酷儿理论并非是为了女性主义或是为了同性恋，而是要解构世界上的二分对立，尤其是，社会性别以及性关系上的对立。这两种状态都不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他们随人的意志而变化。也就是说，人们按自己意愿活，忽视传统规则、标准以及规范的霸权。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完美诠释了自由自主，让我们感受到它的现代性。

**【关键词】**酷儿理论；现代性；社会性别；性关系

## 一、引入

1926年，厄内斯特·海明威出版了一部惊世之作——《太阳照常升起》，这本书在商业和学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也成为了他第一部重要的小说。书中主要围绕布莱特、杰克、比尔和迈克尔四人讲述了“迷惘的一代”人日复一日重复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无所事事，没有人生目标。布莱特纵情声色，沉迷于和他人的性事与风流韵事，内心深处却又深爱着杰克，她一直活在与自我的矛盾之中。因为杰克在战争中受了伤，性功能受到了障碍，不能满足布莱特的性欲。而杰克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总是会帮助布莱特成功获得她看上的男人，罗梅罗便是其中之一。作为杰克的朋友，比尔陪他一起度假，一起去西班牙看斗牛。当然，和他们俩一起的还有一群作家和几个游手好闲者，这其中包括迈克尔。整日浸泡在酒里，沉迷于困惑之中，迷惘一代爱情与友情在小说中都受到考验，嫉妒与歧视也都最终归于和谐。

作为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在学术界一直备受关注，除了得奖作品《老人与海》之外，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太阳照常升起》。普林斯顿大学的文学教授，卡洛斯·贝克分析了小说中各个角色的心理活动。他认为杰克很纯粹，很不成熟；布莱特就像一个必须时刻跟酒与男人待在一起的异教徒女巫；而有着完整灵魂的罗梅罗从容且有男子气概。一些学者研究了其主题，如战后的爱之死，战争的创伤，困惑和空虚；很多学者关注的是海明威简约的写作风格和“冰山一角”理论在文中的体现；也有人研究了它的现代性，但这些研究现代性的论文更多地是从风格和叙事技巧上进行讨论。鲜有学者们对小说中角色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行为以及性倾向方面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从酷儿理论的角度来看，该小说从各个方面都体现了现代性。

## 二、酷儿理论与现代性

酷儿理论始于1990年代初期，起源于同性恋研究和女权主义研究。酷儿理论的框架主要由特蕾莎·德·劳雷蒂斯(Teresa de Lauretis)，朱迪思·布特(Judith Butler)和夏娃·科索夫斯基·塞奇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建构起来。酷儿理论是由劳雷蒂斯创建并由巴特进一步深化的，它与异性霸权作斗争。此外，它还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诸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这样的解构主义者的巨大影响。酷儿理论已经应用到很多领域除了文学，并且在主流文化之外具有解构性地位。尽管植根于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但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

更具体地说，女权主义运动(男女同性恋运动)可以被视为社会过程的一部分，从而造成对存在稳定和统一的性别和性类别的幻想，即使他们可能声称把消灭这些类别的人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Richardson)理查森在《差异》中明确指出，女权主义的目的是寻求妇女的权利以及争取同性恋权益的女同性恋运动，他们将人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别。但不论是被归类为规范性还是偏离性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认同或活动，酷儿理论都涉及到了。此外，它认为性别和性倾向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们很容易转变。实际上，酷儿理论对异性恋和

同性恋的二元对立提出了挑战。它解构了男性和女性性别二元化(张)；总而言之，酷儿理论与所有二元化作斗争，并希望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生活，最终世界可以和谐。

现代性是在总体性上反思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即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并寻求发展的再生之路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是对现代化的“本质”、“特性”的概括和表达(韩，9)。现代主义虽然否定意义，但是它还试图表达意义，这与后现代主义有极大差异。现代性更多地体现为对现代的体验以及他们对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问题的焦虑和担忧(王，1)。而酷儿理论的观点正是打破了传统的认知，追求主体的自我与自由。

## 三、社会性别的偏移

正如巴特所说的那样，社会性别并非与生俱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大多数角色经常会徘徊在不同的社会性别间，例如科恩和布雷特。科恩在生理上是男性，这使他最开始展示出男性特征，当然这也是他最主要的社会性别。与此同时，他时不时地穿梭于不同的社会性别之间，男人，女人或难以辨雌雄的情况。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学习拳击，并一度获得冠军。这个男子气概的动作表现出了他在那时作为男性的社会性别。但是之后，他几乎不再打拳击了，这极大地削弱了科恩的男子气概。至此之后，海明威对科恩的描述为“他很害羞，并且嫁给了第一个对他友善的女孩。”(Hemingway, 4)没有了男子气概的科恩，失去了对自己的自信，内心变得胆小怯懦，即使面对的是女孩，似乎也没有打信心败她，呈现出害羞的表象。当一个人面对女性表现出自己处于弱势一方时，表明现在的他想要在社会中扮演一个比女性更弱的角色，不论他这段时间的社会性别是否为女性，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社会性别决不再是男性。包括他在这段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可能也证明了这一点。当他要求杰克告诉他布雷特去哪儿时，杰克的隐瞒使他非常生气，以至于他又开始出拳，打了杰克。“他打我，我瘫坐在人行道上。当我试着站起来时，他再一次打了我。”(153)暴力充分显示了他的男性气质。但是，在击败杰克之后，他表现出了软弱。杰克走进科恩的房间，发现“科恩躺在黑暗的床上，面朝下。”“科恩在哭。他扑在床上，捂着脸哭。”(155)作者重复强调这种奇怪的姿势以强调科恩内心柔弱的一块，这种柔弱常常见于小女人，她们因为委屈、或悲伤或内疚而哭泣。科恩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心情，从而由内而外地表现出或男性或女性的表象特征。当科恩男性气质突出时，他直面危险，毫不犹豫地战斗；当他失去男性气质时，他飞快地躲避并逃离。他的男性气质非常地不稳定，频繁地在男性和女性的表象之间游离，有时甚至难以确定他到底表现出的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表象。

在小说中，布雷特从生理上说是一个女人，但她通常同时表现出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从外观上看，布雷特总是戴一些男式的衣服和帽子。“她穿着套头衫针织衫和花呢裙摆，头发像男孩一样梳理回去。”(17)尽管穿了男孩的衣服，布雷特的身体却显示出她的女性气质。“她的身材弯曲得像赛车游艇的船体一样。”(17)她的性格开朗、放荡、活跃，尤其是在热

恋的时候。她像男人一样在各式各样的酒吧中来回穿梭。她还去看了残酷的斗牛比赛，结果她认为斗牛比赛很有趣，而绝大多数女人则认为斗牛比赛是暴力且血腥的。当她不顾他人反对，离经叛道地去追求罗梅罗时，玩弄他人于掌心，充分体现了她的男子气概。她无视蒙托亚，罗梅洛的朋友和她自己的朋友的反对。她性爱的态度随意地如同一个男人。她自由地与所有想要的男人做爱，并且再也从没有认为性爱就可以束缚她的自由。即使她曾经和科恩发生过关系，她之后却再也不想和他一起，并且她认为性爱无法证明任何事情。与之相反，科恩反而表现出留恋，像一个“女孩”一样难以抽离这段露水情缘，想尽一切办法再次靠近她。但是当她和杰克在一起时，她也非常有女人味。她摇摇晃晃地走向杰克的房子，哭泣着向杰克寻求温暖；罗梅罗被科恩殴打后，她贴心地照顾罗梅罗。这些都能体现布雷特女人的一面。总而言之，在她身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同时被体现出来。有时，她的女性气质胜于男性气质，体现出更多女人的一面；也有时候，她的男性气质胜于女性气质，体现出更为男人的一面。布雷特的社会性别很难辨认，因为她似乎可以控制自己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比例，它打破了性别二元对立的霸权。社会性别中的选择自由体现了这部小说的主体自由，小说中的现代性。

#### 四、动态的性倾向

此外，这本小说中的性倾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杰克深爱着布雷特，但他与比尔在一起时却奇妙地觉得幸福和融洽。每次布雷特出现，他总是无法将他的视线从布雷特身上移开。布雷特刚踏进屋子，杰克就注意到她，“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个人是布雷特。”（16）然后他重复道：“布雷特和他们在一起。”（16）这一遍遍地重复说明杰克的视线从不分离她。布雷特与其他男人谈情说爱，让他眼红嫉妒。“我很生气。他们总会莫名其妙地使我生气。”（16）布雷特经常待在那些放荡的人身边，这让他很不高兴，并且担心布雷特。布雷特和杰克彼此相爱，但他们并没有在一起。相反，布雷特与形形色色的男人发生关系，杰克也能忍受，甚至有时伸出援手帮她获得她要的性爱对象。尽管这样让杰克感觉不舒服，但他仍然会帮助布雷特取得了她想要的东西。布雷特不会嫁给杰克，也不会嫁给与她有过关系的其他任何人。他们不像传统的情侣，相爱了然后结婚。他们之间没有性爱，甚至与他人的性爱也被对方接受，这种关系打破了传统的异性恋关系。

然而，与比尔的旅程是杰克在小说中度过的最安静、最快乐、最和谐的一段时光。那天清晨，杰克出去寻找钓鱼的鱼饵，比尔一边躺在床上赖床，一边看着杰克在外面挖泥土。杰克回去后，叫比尔起床吃早餐。比尔在杰克面前像个女人一样撒娇。

“来吧，”我说。“起床。”

“什么？起床？我不站起来。”

他爬进床单里藏着，只露出一个头来。

“你要不再试试劝我起床。”（90-91）

在这次谈话中，比尔看起来像一个恋爱中的女孩，想从杰克那里得到关怀与在意。杰克看起来就像是比尔体贴又宽容的男朋友，他可以为了他的“女孩”做所有的事情，并且可以容忍所有“她”的小恶作剧和懒惰。起床是一件沉闷而无聊的事情，只有一对恋爱中的小情侣才会让所有沉闷的事情都变得有趣。这个场景的乐趣和趣味来自于他们的爱。后来，他们出去在河边钓鱼，过着老夫妻般的生活，这样安静而惬意的生活。大多数男同性恋者的恋爱源于性欲，因此性行为也是他们维系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杰克和比尔主要是在精神上的，所以他们之间的爱也是更加偏向柏拉图式的。他们可以轻松地从事热恋期般的甜蜜生活过渡到老年般惬意的生活，他们绝非那种传统的同性恋情侣，他们更像是灵魂伴侣。

此外，科恩和杰克之间的关系非常特殊，因为爱、恨和嫉妒纠缠不清。杰克知道他自己对科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然也不会记得一个得过拳击冠军却被全校人都遗忘的一个人，但科恩是犹太人。杰克讨厌自己对科恩的这种特殊情感，所以他总

是在心里暗暗地讨厌科恩。另一方面，科恩心理上对杰克有种难以言喻的依赖。每次他哭泣时，他都只去杰克家求安慰。就算科恩也爱上了布雷特，自觉有愧于杰克，却仍会去找杰克诉说，但杰克却因此更厌恶科恩了。因此，这部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非常纠结，性倾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酷儿理论反对异性恋霸权，但也不是说只认同同性恋情，因为它认为，性倾向经常可以根据人们的意愿而发生变化，是动态的，而非固定的。而小说中多变的性倾向，体现了作者内心的开放与包容，同时也体现了这部小说在性倾向上的自由自主，表现出了现代性的影子。

#### 五、小结

酷儿理论对这本小说的分析大有帮助，因为小说本身就包含了酷儿理论中动态社会性别及动态性倾向的内容，他们体现了类似的自由意志的现代性思想。尽管海明威被公认为是写实作家，但是这本小说表现出更多的现代性。社会性别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在布雷特，性倾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杰克和比尔。在社会性别方面，这部小说打破了传统的观点，即所有人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男人，另一类是女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自由选择呈现在大众面前的形象，是男人还是女人，可以在他们之间转移，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停在既有男性气质又有女性气质的状态之中。他们决定自己的性倾向，而不是生理性别。他们可以爱男人，女人，或者两者都爱。这种关系不仅反对异性恋霸权，而且反对异性恋本身。异性恋关系不是传统的，它是不寻常的，并且违背传统。所有这些都，《太阳照常升起》展现了现代性，海明威的确具有自由自主的现代性特征。

#### 参考文献：

- [1] Baker, Carlos. Hemingway: The Writer As Arti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 [2]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3]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4] Donaldson, Scott.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nest Hemingwa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5] Richardson, Diane, Janice Mc Laughlin and Mark E. Casey, eds. Intersections between Feminist and Queer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 [6] Sedgwick, Eve Kosofsky.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7] 白照月，《酷儿理论关照下爱丽丝·沃克作品〈父亲的微笑之光〉和〈紫色〉的分析》，西北大学，2013年。
- [8] 韩庆，《现代性的本质、矛盾及其时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6(02): 9-14.
- [9] 费洪梅，《〈道连·格雷的画像〉的期待视野解读》，中国海洋大学，2013年。
- [10] 江云琴，《从酷儿理论角度解读〈给艾米丽的玫瑰〉》，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9卷，第1期，pp. 130-133.
- [11] 李银河，《酷儿理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 [12] 汤黎，朱萍，《性别的困惑与表演——试析〈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性别角色》，《外国文学与文化》，2011年，pp. 47-49.
- [13] 王晓升，《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梳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05): 1-8.
- [14] 朱迪·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15] 张媛，《酷儿理论视角下〈紫色〉的分析》，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